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言天地之大猶有憾 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 大人之愛

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 言不如小人之姑息 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 以臧為其

親也而愛之 說文云葬也即藏字正之謂葬親 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

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 當有非字 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此辨

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 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

指以存擊 此挽字正文舊作騰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

小也害之中取小也 當為者 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

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 玉篇云腕鳥段切手腕亦作挽案挽腕皆擊字之俗 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

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

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

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

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

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自

重其不惡危難。言為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

聖人不為其室藏之。故在於藏。言藏富在下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子也。

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竭興利。說文云竭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竭。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

之興利。為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語經也。也同非白馬馬執

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馬

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藏之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

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

之馬也愛眾眾也

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

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

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俛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

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

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

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

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一本其人也富人非為

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

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利於親也智是之

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當

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

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

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

往或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

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

鮒同是之同。一本又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

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

尊。察次山比。因至憂。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

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濇也。濇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

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

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

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

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孰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

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

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

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

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里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

生忘也。令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

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侵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

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侵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

追迷言能追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則譽在也

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行者畏難之故

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減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

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

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

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地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

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韻古四声通

故取予為韻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效者尚未行效者

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中去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者辟也者辟同

譬說文云譬諭舉也此字物而以明之也侷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向我奚也諭古文喻字疑行物

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侷一本作侷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

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侷援推之辭。譬也侷也援也推也即上四字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

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不然。或一

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形者非命形也。命色者非命色也。命色者非命色也。命色者非命色也。命色者非命色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

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稷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

北郊凡民男而傭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為人所賤擊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

然者也。獲之視當為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

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

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寔之理。世相與共

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

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為內膠外閉

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据下當為無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

雞非雞也。言人使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

也。言人使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

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

矣此與彼同据上當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此字据上無非之無故焉也二字當

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

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

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

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

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

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則為常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謂之馬大之牛之毛

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

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

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高

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駕驢與羊子聚太平御覽改將誰說文云歐古文驅从

支莖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殿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殿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莖文類聚引

子墨二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莖文類聚引

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莖文類聚引之與聾瞽也引謂作問

莖文類聚聚昔者二字莖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使蜚廉莖文類聚後漢書注採舊作

文遠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而陶鑄之於昆吾莖文類聚後漢書注

吾文遠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

台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圍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

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尔雅釋魚云龜左晚不

引作亨莖文類聚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摠說文云栖古文遷从

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上鄉疑同乙

又莖文類聚引俱無而字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莖文類聚作錄無兆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

一東玉海引作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韵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

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祭相而諫豈能智一本

同數百歲之後哉莖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作知

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

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掀舉也。與欣同。然後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

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

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

云燎，放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搯即操字，異文。唐功皆未至，

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慘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

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

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

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果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

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

之為義也，人不見而即。此偽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

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

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

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

豨猶有鬪。惡猶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拘豨，傷矣哉！

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玉，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

智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玉，是譽天下之

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三棘

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裁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

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

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

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

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形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

良寶也。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

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子墨子聞之，曰：葉

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葉公

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為而舊者新是一本無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不以人之所不智，一作本告人以所舊二字倒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

得其所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

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

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

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

求子曰年五歲間有鳩車之樂七歲有馬竹之歡

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

言白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

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

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事一本有足以舉

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疑教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

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卿一本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

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

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闕闕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

之管即闕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尚書金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

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去之苟道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

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

是我為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卿祿者我常聞

之矣倍祿而卿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

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

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

猶三軍北。向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

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

遂。疑當為述。月。令以遂為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

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

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

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創者之拂。故一本如此。

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

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

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

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

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

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

人於此羊牛獨據此秦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秦維人當為饕餮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湯也从人旦声經典用但為

弟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據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為

食余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

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

也名不可勝用字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

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

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和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駘滑釐曰我聞子好

勇駘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

其所惡度謂度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頌承朱昌壽校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謂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

自魯即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

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

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

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蘇

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

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蘇文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

人之所為而不用乎？蘇文類聚引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蘇文類聚：草之本，天子

食之，以順其疾。蘇文類聚引順作瘡豈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蘇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

為酒醴粢盛粢當為盞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或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

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

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

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

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

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

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

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

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

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則三代。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御為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

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

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

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

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黑也雖明